



多年来,王鼎宏老师奔波在支教路上,争分夺秒地为山区师生义务授课

有这样一位老师,一段秘密隐藏了10年 没人知道,春节 他在山区讲课

为什么坚持支教?

那山,那水,那人让我心底震动

现在,时不时还有人问王鼎宏:“王老师,你怎么就想起去那些地方支教呢?”王鼎宏常常不知如何应答。直到现在,他始终说不清为什么会参加支教,更说不清为什么会坚持了那么多年。

“或许是因为,我的内心被什么不经意地震动了。”

那淳朴的人民啊
让我受宠若惊

2002年,王老师跟着队伍去了四川,那是他第一次去西部支教。

“接待我们的老师按照当地的最高礼节,将我们高高举起来表示欢迎。”仪式后,王鼎宏一行正准备离开,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他永难忘怀。

“他们大大小小一家子人,突然笔直地站成一排。我们正在纳闷,那边‘预备齐’之后,庄重地开始唱红军的歌。”后来,王鼎宏才知道:当年,这位老师还是小孩时,一家人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,是路过家门口的红军接济了他们。为了感谢这救命之恩,他们就学唱红军歌曲。时间久了,这个惯例在他们家延续下来。只有当尊贵的客人到来时,他们才唱起红军歌曲来欢迎。

“他们认真地唱了一遍又一遍,这让我们受宠若惊。那位老师对我说:‘当年,红军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;而现在,你们不远万里赶来教我们知识,对我们整个汶川下一代有恩!’”

事隔多年,这个场景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在了王鼎宏的心里,抹不去了。

那感恩的老师啊
教我怎样做人

而另一次的四川之行,也深深震撼了他。

在四川阿坝州,王鼎宏给当地教师培训时,遇到了一位27岁的陈老师。

“在当地,年轻男女都早早结了婚,可陈老师27岁了还没有对象。”王老师告诉记者,小陈毕业于阿坝州唯一的师专,是当地少见的大专生,现在在阿坝下面的一个学校教书。“他教的学生有27个,19个是高中生,其他的有初中生甚至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。除了教语文政治之外,他还教历史和音乐。”虽然整天超负荷工作,可陈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元。

“一个月100元,除去基本的生活费和资助学生外,所剩无几。因为挣钱少,所以他空有高学历,27岁了都没有人愿意和他结婚。我问他,‘值不值?’他说‘值!’。他告诉我,小时候家里很穷,是国家减免了学费把他培养出来,所以他要感恩。”

“大而空的话常能听见,但真正无私的人又有几个呢?”王鼎宏说:“这个小伙子用行动告诉我,怎样做才配得上‘人民教师’这个称号。”

那可爱的孩子啊
让我不忍放弃

让王鼎宏难忘的,不仅仅是那里淳朴的居民,高尚的老师,还有那群在贫困中还能欢笑的孩子。

“有一年,我在云南支教时,正好赶上的一所中学的学生结束军训,准备吃饭。孩子们军训后又累又饿,听见说开饭了,都高兴地跳起来,大家开心地奔向食堂。”

那顿午饭到底吃的是什么,王鼎宏说,他永远难以忘记——

“一口大锅煮开了,把辣椒粉一样的东西往里面一倒。再把水放进去,调成不像菜又不像菜,汤又不像汤的、糊糊状的东西。放点盐端上来,就算是主菜了。孩子们天天都这样吃。也只有这样,一天三顿的伙食费才能控制在2元钱以内。”

看着孩子们捧着饭盒狼吞虎咽地吃“糊糊”时,王鼎宏的眼泪差点都要掉下来。

“就是吃着这样的糊糊,孩子们还能愉快地生活,还能刻苦学习——孩子们都在争取,我们做老师的,哪有理由放弃他们呢?”

最痛心的是什么?

老父去世时,我在支教的路上

“对得起自己的岗位,却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啊。”王老师常常叹息。身上的病痛还能忍受,可忙于支教而错过的亲情,最令他心痛。

“2002年正月初四,支教刚刚到贵州,却听到了父亲离开的消息。”说起父亲,王鼎宏红了眼圈。一本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录了5年前那段痛苦的经历。

那一年的年三十,王鼎宏才回到老家扬州,一向温顺的老父亲突

然提出让儿子陪他去医院挂个水。接着,他又让儿子陪他到澡堂洗把澡,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。年初一早晨,王鼎宏陪老父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时,突然接到电话:去贵州的支教团年初三就出发。念着山区的那些老师和孩子,当天下午王鼎宏就匆匆告别了父母。

“告别父母时,一回首,看见母亲在院门口朝

我们挥手,却不见父亲的身影。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”这是5年前,王鼎宏在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。笔迹凌乱难辨,像是他不安的内心。年初四8:10分,王鼎宏在贵州机场着陆后,接到了父亲刚刚过世的消息。“贵州机场听到父亲过世的消息,匆匆再转机赶回南京……”

那是唯一一次对受邀学校爽约。之后,王鼎宏耿耿于怀,还是把那次未完成的讲学补了回来。

■评价

“他带来了外面的世界”

思茅二中副校长: “我们是老朋友了,前年来,今年他又来了。他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先进的东西。”思茅二中副校长赵新祥提起王老师时,充满感激。“江苏高考是3+1+1模式,云南高考是3+X模式,为了来支教,提前好多天,王老师就要按照这里的高考模式去备课,自己花钱买资料,找专家了解最新信息。”

赵校长说,这么多年来,王老师从来没拿过学校一分钱酬劳,只要让他有地方吃住就行,用什么交通工具也无所谓。本来,作为政治老师只要给政治学科的师生上课。可王老师一来,各个学科的老师都向他请教。“他是个热心肠,谁要帮忙都从不推托,开讲座、开座谈,把嗓子讲哑了还继续喊。”

北京教育学会:

“当初,王老师是主动请缨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,到现在已经近10年了。”组织去思茅支教的北京教育学会于东平老师说。

“他身体不是很好,但是每次一上讲台就精神抖擞的,常常会连上几天的课而忘了休息。去楚雄州进行讲学后,楚雄州教育局还专门发来感谢信,感谢我们为他们的普教打了一个翻身仗。他们将会把此载入该州的教育史册。”

“这次去思茅,我们凌晨2:30才到。当天8:30,老王又强打精神去讲学。除了讲学,老王还把自己从南京带去的书籍和教学光盘免费送给当地学校。这样的人,真让人感动啊!”

快报记者 黄艳 黄卓琳

■镜头

大年初六·失踪

“噢!老王怎么还没来?”大年初六是南京金陵中学教师新学期报到的日子。可这一天,高三政治老师王鼎宏始终没见影。52岁的王鼎宏在学校里总是像个“老小孩”,人到哪儿笑声就到哪儿。这一下,他的“失踪”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。

大年初九·现身

“迟到了,迟到了!”初九早晨7:00,王老师一溜小跑进了办公室。这一个春节,他没有像别人一样变胖,反而憔悴了不少。

若不是因为有人偶尔听到他在校办公室内解释“旷工”的原因,谁能料到,就在前一天,王老师还在云南山区思茅的讲台上连讲了十个小时的课,当天凌晨才下的飞机呢?

走过多少地方?

看看中国地图上上百个圆圈

王鼎宏老师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。地图上,从沿海到内陆,从新疆到云南,密密麻麻地圈了很多小圆圈。以前,常有老师会好奇地问:“王老师,你在地图上圈出这些地名干什么?”王鼎宏只是“嘿嘿”地笑,不言语。

画圈的地方,是这些年王鼎宏利用各种假期而义务支教过的地方。黔北川南,云南新疆,都有王鼎宏的影子。这本是个秘密,若不是因为这次意外的“旷工”,或许永远都不会“抖”出来。

说起支教的事,这位老教师显得有点害羞。因为他骨子里就把这些当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,所以多年来去过哪些地方,在哪些学校支教过都没有刻意去记,现在,回忆起来都模糊了。

“贵州省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、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那两个地方是我2002年正月初四去

的,那次在那里教学20多天。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是那年4月份去的……贵州是第二年去的……记不起来了。”王鼎宏抱歉地说:“反正这些年的春节假期除了年三十,我基本都在外面晃。”

因为前一晚忙着给高三年级写减压计划忙到凌晨,王鼎宏看起来很憔悴。但当他的手指在一个个画圈的地名上轻轻点过时,他的眼中开始闪闪发亮。

“看!这里是施甸,在中缅边境;这里是文山,是中越边境……这些地方真美啊,只是太贫困了。”他说着,反复摩挲着地图上那一个个小小的地名,仿佛又回到了那些美丽的地方。地图用了多年,又常常触摸,很多画圈的地方色泽已经暗淡下去。

“有时想念哪里,就忍不住摸摸那一块的地名,仿佛又看到了那些孩子。”他淡淡地说,慢慢轻揉自己的回忆。

有什么遗憾?

不能接受高原反应 难去西藏

这些年的支教,王鼎宏受了不少苦。有痛风的毛病,血压也很高,所以每一次支教,对王鼎宏而言更是对身体的挑战。

支教的地方大多是山区,从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,一口气在山路颠七八个小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。加上西南地区的饮食以酸辣为主,水土不服,常常会导致上吐下泻或者发高烧。

“后来,我就学聪明了,尽可能只吃稀饭。多吃一碗,就能多一点力气。有时,我一顿吃六碗。”王老师说,“支教时尽量多讲课,但也要保重身体,因为

回来后也要对得起自己在南京的学生,不能因为生病耽误了他们。”这是王鼎宏最朴素的想法。

支教的时间都是短短的几天,时间宝贵,一天都得超负荷运转。一天上十几个小时的课是常有的事。2007年2月24日的培训表显示:从上午8:10到晚上10:30,除了吃饭,其他时间都在讲课。教学生、教老师,不同的对象要变换不同的授课方式。

“呵呵,只可惜,没办法去西藏了!”看着地图上的一块空白,他觉得这是支教工作最大的遗憾。



王鼎宏老师翻看支教的照片,那是一段段难忘的记忆。快报记者 翁叶俊 摄

王鼎宏小档案

王鼎宏,男,1955年9月30日出生。1996年参加国家考试中心高考试题分析报告的撰写工作。2004年被评为南京市学科带头人。近期被评为江苏省教授级高级教师。